

◎余红
著

长篇小说

这不仅仅是一部好看的小说，
在余红笔下那残酷、复杂、
多事层面里，是她对于现实的关
注，并且延伸到了现实社会的
肌理深处。余红用她充满力度
而不失细腻的文字，写出了人
的尊严和抗争。这让我们看到
了另一端的现实。

著名导演 ◆ 高希希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黑

HEIMEI

煤

◎ 余红
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煤 / 余红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8. 10
ISBN 978-7-5404-4228-6

I. 黑… II. 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2899 号

黑 煤

余红 著

出版人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 刘茁松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2

字数: 350,000

ISBN 978-7-5404-4228-6

定价: 32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目 001 录

- 001 引子 矿难，瞒报矿难。天哪！为何每一次捷报传来，便有噩耗相随？难道金钱和血腥总是搅在一起的吗？又是乐极生悲，又应在古话上了……
- 003 第一章 他当年和高干子女王若结婚，原以为岳父在仕途上会对他有所帮助，但他岳父是一个廉政典型，不但不帮他疏通关系，还要求他从最基层做起，一切靠自己……
- 021 第二章 他上大学的那年，父亲唐元响承包了仙岭煤矿，他们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当地的首富。父亲在源阳盖了几幢金碧辉煌的豪宅，备了好几台高档小车……
- 033 第三章 冰蝶问：“外面传，去仙岭煤矿寻找那十九名村人的四川人就是你吗？我是名记者，想了解情况，你说详细点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十九个大活人怎么会一齐失踪呢？”……
- 058 第四章 他们见趴在地上、腰部有大片血迹溢出、脸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人竟是夏副县长，又看看一旁衣衫不整、面红羞红的吴施月，心里早已明白八九分……
- 072 第五章 唐子根这几声怒吼，倒使他转怒为喜。在他心里，一直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，为人心狠手辣，有个性有能力，能称霸一方……

目 录

- 089 第六章 吴施月陪人吃饭有她自己的原则，如请像柳湘明、夏远林这样上了级别又有实权的人，她才会亲自作陪，像冷冬及之流的人自然是唐元响作陪。唐元响陪他们的招数很简单：提着装满钞票的密码箱，陪着他们嫖赌逍遥即可……
- 102 第七章 那个男人不可能来，明知她病得很重，他也不会来，因为这几天省长和上面的大官来了。他肯定要陪在那些官们身边，他是一个把仕途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男人……
- 123 第八章 正当她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只见关松飞舞着一片奇丽的云彩，从院外跑了进来。她以为自己眼花，忙用手轻轻揉了揉眼睛，才看清在关松手中飞舞的一片云彩竟是七彩缤纷、飘逸鲜活的蝶群……
- 145 第九章 他们是一个有计划、有预谋的组织，而且他们背后有强大的保护伞，曾有人传言，这把伞就是丰盛的一号人物夏远林。听说他儿子夏民宝和仙岭煤矿的矿主唐元响关系十分密切，还有人说夏民宝开公司的资金都是唐元响赞助……
- 156 第十章 一个管城建、煤矿的副市长，家里竟然有这么多钱，如果被别人发现，那父亲就是再清廉的官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……
- 178 第十一章 关松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紧盯着挂在易峰椅子上的包，一边

目 003 录

又在若有若无地观察着夏远林和唐元响两人之间微妙的表情。他明显可以感觉到，冰蝶说那失踪的十九名矿工时，夏远林惊慌失措的眼神……

200 第十二章 关松见刘小球拿出手铐，才醒悟到自己一定是中了设好的圈套，心中又惊又急。在没有找到柳莺之前，自己绝不能被刑警带走，否则光凭这包里的一百万……

229 第十三章 “凭我的直觉，柳副市长当晚出事，柳莺对我们隐瞒的情况，应该就是这一百万。令我感到迷惑的是，谁在布如此巧妙的陷阱，让关松钻进了这个圈套，让他背上了谋财害命的黑锅，而柳湘明却成了大贪官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”……

251 第十四章 纪委一夜之间就收到上百封联名举报信，都是举报夏远林的，说他上任丰盛集团的董事长以来，贪赃枉法，徇私舞弊，把五大煤矿中的三大煤矿都利用职权承包给了地痞、流氓……

275 第十五章 一间设施超豪华的包厢里，一张四角的大桌上，堆满了一叠叠崭新未动的人民币，桌四边各坐着大华酒店的总经理冷冬及、神气活现的夏民宝、煤炭局局长刘柯南，还有一个竟是公安局副局长王德标，而给他递烟的人正是仙岭煤矿的矿主唐元响……

目 录

004

- 304 第十六章 “我父亲一个老北大的高材生，四十岁不到，就是副厅了。几年来仍是原地踏步踏，就是因为他太过儒雅，在用人上容易相信别人，要不然他早就上去了。要说他贪污、受贿，绝不可能。一定是有人在刻意地陷害他。”……
- 322 第十七章 三年来她怀着复仇的心理和夏远林相聚无数次，相聚的时间越长越无法仇恨他。夏远林明知道她是为了复仇而接近他，利用他，但他仍痴情一片，无怨无悔……
- 336 第十八章 至此，以陈志安、唐元响为首的黑社会、黑煤矿、黑网络势力团伙全部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。丰盛内部与黑煤矿有关的贪污人员冷冬及、陈晓栋等二十几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检察机关拘捕……

——引子

夜很深时，陈志安才离开。外面雷电轰鸣，狂风暴雨急骤。

吴施月站在窗边，欣赏着黑暗中的电闪雷鸣，迷人的杏仁眼里露出激荡幸福的笑意。激荡，是唐元响给她报了喜讯，仙岭煤矿这一年的利润又超过他们预算的好几倍，滚滚的钞票像雪球般飞到了她的账户上。幸福，是因为十年相思的煎熬与等待，终于能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了；虽说只能在暗中，她一样很满足。她喜欢这种在暗中相聚的感觉。她感到只有在暗中，生命激情的火焰才会熊熊燃烧；只有在暗中，两人的情和欲才能刻骨铭心，生死相随。

吴施月肩托着小提琴，拉起了她自编的那曲《荷残月笑》，拉到一半，一声砰响，琴弦断了一根，随即一阵紧促的电话铃声响起。

这把小提琴，是她父亲遗留给她的惟一物件，伴随了她三十年，一直完好无损。吴施月怔怔地抚摸着那根断了的琴弦，任电话响了一阵又一阵，才若有所失地走到电话机旁：“深更半夜来什么电话？什么！二号井发生瓦斯爆炸？十九名矿工……快想办法救援。”

电话里回复：“自行营救无效。”

“那快报警！报警！找外援。”

电话里答复：“不可能报警。这十九名矿工全都是从四川骗招来的，一旦报外援，煤矿会被查封，而且会牵出一大堆人来。”

电话那边还说：“出事时，有雷电轰鸣作掩护，煤矿外并无周边村人，我会处理好此事的。”

挂了电话，吴施月全身打了个冷颤，刚才还娇艳如桃花的脸色，瞬间变得苍白无力。矿难，瞒报矿难。天哪！为何每一次捷报传来，便有噩耗相随？难道金钱和血腥总是搅在一起的吗？又是乐极生悲，又应在古话上了，不——我从来不信古人的话。一阵狂风吹散了她的秀发，蒙住了她的眼帘，使她感到眼前一片黑暗，那十九名遇难的矿工，随着风幻成影子在她眼前来回飘荡着。她双手抱头蹲在了墙角，惊恐地喊道：“不，不关我的事，是意外，是矿难事故。”她喃喃自语地环抱着双手，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，却发现双手好像沾满了鲜血，“啊！”一声惊叫，她倒坐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脚，又感到双脚的鞋上沾满了鲜血。她发疯似的想脱下，双手在地上乱摸了一阵，才发现脚上并没有穿鞋。她无力地靠在墙边，她知道，她生命中那双被点了巫术紧箍咒的红舞鞋，再也无法脱下，脱不下了。

——第一章

出狱后的吴施月比往昔更增添了女人的风韵，她的美貌不仅仅在于她那勾魂的杏眼、独特的气质，最吸引人的是，在她身上你还可以同时感受到叛逆和柔美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吴施月注册了海蓝实业有限公司。她利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法，公司很快就接到了业务，有了赢利。她凭着一种极端渴望成功的心理，瞄准目标就积极采取行动，只要能赚钱的，海蓝公司都去经营。不到几年时间，她已成为东阳市的名人、企业家，各种耀眼的光环都套在了她的头上，使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：只要她愿意付出，就有回报；官商勾结，便可以在这个社会无所不能、无法无天。

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她开的制药厂由于技术人员不够专业，生产的药品都不合格，而且那会计、出纳串通一气，贪污转走了厂里所有的钱。她倾力投资看好的制药厂只好关闭，海蓝公司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壳。她只得又四处抛笑求人，那些围在她身边打转的朋友、权贵，好像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。

就在她又要掉入深渊时，她深爱的男人陈志安竟然调回源阳。她一直想回源阳开矿，现在正是时候。源阳是煤炭之乡，尤其以和顺县为主，那里群山连绵，每座山下似乎都蕴藏着大量的矿石和煤炭。那些较早动手又有关系网的煤矿主，都赚了大钱，听说资产有达到几十亿的。而源阳的大型煤矿都在丰盛集团的管辖内，丰盛集团的董事长又是她的老交情夏远林。

这两个令她爱恨交织的男人，使她在黑暗中看到了耀眼的星光。

吴施月以知名女企业家的身份回到源阳市，她由省妇联主任陪同，市委副书记陈志安和丰盛集团董事长夏远林一同盛情款待了她们。在吴施月的心目中，陈志安比十年前更有男人的深度和魅力。他到底是本怎样的书？十年前她没有读懂他，十年后她要彻底读懂他。倒是夏远林这个久经官场的老将，在她勾魂的明眸下显得有些不自在，碍于省妇联主任在场，他借故多敬了三杯酒水，才遮去了脸上的激动。

吴施月和这两个男人的相识是在十年前，那时陈志安刚任和顺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夏远林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。教师联欢晚会那天，县里的头头们被邀请去看节目。晚会在一个学校的大礼堂举行，演出刚开始，突然停电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有人在说，各位请稍等片刻，学校的线路接触不良，很快就会来电。正当众人坐立不安时，就听到一阵优美、动听的小提琴声缓缓响起，台下躁动不安的声音立即停了下来。曲中，台上灯光亮起，后台走出一个亭亭玉立、青春秀美的女老师，她胸前甩着两条乌黑的辫子，肩上托着一把小提琴，正在如痴如醉地拉着她自编的歌曲《荷残月笑》。陈志安一见之下，心中激起一股久违的涟漪和激荡。这少女就是吴施月。那时吴施月刚大学毕业，被分在曙光中学当老师。吴施月出众的美貌和悠扬的琴声不仅令陈志安神往，同时也深深吸引了在场的夏远林。夏远林本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，母亲是个小提琴老师，他从小就对提琴情有独钟；他没想到，在这个小小的和顺县城，竟藏有如此一位才貌双全的绝色女子。一曲终，台下传来一阵欢呼声，吴施月看着台下嫣然一笑，娇美的笑容就像一颗子弹，不仅击中了陈志安的心脏，更是把夏远林的魂打飞了。从那以后，吴施月便和这两个男人有了扯不清的爱恨情缘。

很快，海蓝实业有限公司，成了源阳市威名震耳的公司。有人传言吴施月已拥有几十个亿的家产，连锁公司遍布中国，甚至国外也有公司。外面传得越神，她的身价就越高，官们看她的目光就越不一样，她也显得越神秘。她的高学历和她外在的美貌，更让好事者们渲染得几乎可以和国际巨星媲美，甚至还有人传说她是某中央领导的女儿。

吴施月出现在各种慈善活动的捐款现场，她优雅的气质，倾倒了所有见

过她的人。她出色的外交能力，使她很快在源阳网络了一批她自以为用得着的官们。

煤炭局局长刘柯男，第一次见到吴施月后便惊为天人，他感到吴施月是大有来头的女人。第二次见面是在他出国考察途经澳门时住的酒店里，吴施月说是特意来看望他的，塞给他一个厚厚的信封。刘柯男用手暗暗掂量了一下，看着吴施月风情万种的背影，心中竟生出无限感动来，觉得此女人非同凡响，不仅人漂亮，重情义，还如此懂套路。聚了几次，就在一次微微醉酒后极真诚地向她说了很多心里话。用刘柯男的一句话，就是非法煤矿反而比手续齐全的煤矿更能赚钱，出了事故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，用三个字就能解决问题，即封，胁，贿：封——就是对外封锁一切新闻消息，官商一起隐瞒事故真相，坚决否认出了事故；胁——就是对矿难家属每家每户赔点钱，然后派人盯住他们威胁他们，让他们签字画押，不在外面乱说；贿——就是有关主管领导和大小头目，分大、小钱包贿赂就成。

刘柯男接过吴施月递给他的茶杯，使劲呷了一口，最后神秘地说：“最后一招就是跑人。所有招数使用过了不奏效，就逃之夭夭。”刘柯男的话使吴施月感到大开眼界，同时也了解到开矿是要具备充足条件的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要具备，最重要的是在地方上须有关键的人为你撑腰。为了开矿吴施月作了具体计划，那些关键的人就像一个网络组织已在她的脑海里，只差合作伙伴，这个伙伴还必须是在源阳能称霸一方、对煤矿内幕又了如指掌的人，而她只想做幕后老板。在刘柯男的引见下，她和一个叫唐元响的人见了面，俩人一拍即合。在很短的时间内唐元响便力排竞争对手，从丰盛集团管辖内的煤矿中承包了仙岭煤矿。

二

源阳市政府班子选举换届的前一个月，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和煤炭厅厅长及大小官员来到了源阳市视察，最后一站被安排前往仙女岭上的仙女庙参观。仙女岭坐落在南郊偏僻的关家村旁，是一座雄伟秀丽、风景迷人的大山，峰上药材遍地，峰下却是闪着银光的黑土地。因此源阳市流传着一首有名的顺口溜：仙女岭上药材多，仙女峰下煤炭多。治疗百病吃仙果，想要发财挖煤窝。仙女庙，更是因传说神奇、抽签灵验而远近闻名。

陈志安陪同省领导参观了他们想去的地方，回到酒店已是晚上十点。

夜很深了，陈志安无法入睡，桌上烟灰缸里满是烟头。省委组织部副部

长给他透了一个若有若无的口风，源阳市政府这次换届，新市长可能是他。这个信息使他内心波澜起伏，也令他感到不安和莫名的烦躁。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，是他用生命作赌注拼来的，尤其是援藏的六年，他历经了磨难和考验。在他的内心，只有仕途是他的精神支柱。他觉得自己还算年轻，不到五十岁，完全有能力更上一层楼，他也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当好这个市长。

他又抽了一根烟，想到白天在仙女庙里看到的那个尼姑，那尼姑清新秀丽，长相酷似他的初恋情人肖瑜。一种轻微的惆怅，悄无声息地潜入心田，剩下的似乎只有坚硬的外壳和苍白的思念。他和肖瑜是大学同学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相爱甚深，偏肖瑜最要好的女友王若看上了他，对他痴迷不已，千方百计要把他从肖瑜身边抢过去。终于有一天，王若把他请到宿舍里，在他的红酒里下了迷药，当肖瑜推开宿舍门，见到他和王若赤身裸体拥抱在一起。肖瑜一气之下离开了源阳。

陈志安坐在桌边，按开了顶灯，写着他和肖瑜最喜欢的一首词——范仲淹的《苏幕遮》：“黯乡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好梦，留人睡，明月楼高休独倚……”当年肖瑜曾自己谱曲，把这首词编成了歌。陈志安唱这首歌很动情，肖瑜还夸他其实有一副标准的男中音。现在他早已不记得这曲调了，只能写。

陈志安仍无法入睡，便打电话把煤炭局局长刘柯南叫了过来。陈志安任源阳市委副书记时，正好煤炭局局长调走。煤炭局是源阳市最有油水的一个单位，而刘柯南一直是个闲杂秘书，副处级有好几年了，无权又无味。陈志安见他颇有才气，办事认真，便力荐。刘柯南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，坐上煤炭局局长的位置。从此以后，刘柯南便对陈志安感恩戴德，只要是陈志安交代的事，他都是万死不辞。

刘柯南倒了一杯开水放在陈志安的桌边，稍弯腰，小声说：“陈书记，一切我都安排妥当。胡部长似乎很喜欢那幅画，他用放大镜看了好几遍，说这是真迹，还说您很有眼光。”陈志安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好，好，柯南，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！”

就在陈志安以为自己能当市长时，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。上面从外省调来了一名女市长，就是和他分别了二十年的初恋情人肖瑜。别后二十年，肖瑜成了源阳市的市长，成了他的上司，这一切也许是命运对他当年选择的极端讽刺。

肖瑜风韵犹存，气质优雅，眉宇间充满了自信与坚定，脸上恰如其分地保持着官场上的笑容。

当陈志安代表源阳市委领导班子，迎接新任市长到任，两人握手时，陈

志安那习惯握手的手，仍像被电触了一样，虽说极想掩饰内心的不平，可还是有些苍白，倒是肖瑜的大度和豪爽冲淡了他苍白的神情。

肖瑜被安排在常委楼五号楼二层居住，恰好住在陈志安的楼下。分别了二十年，命运又把他们安排在一起，而且还要朝夕相处。

中午，陈志安回到家中，电视里还在播源阳新闻，介绍新任女市长肖瑜的情况。陈志安的爱人王若正弯腰站在电视机旁，眼睛几乎贴在电视机上。王若个性内向孤傲，身材偏瘦，长相平平，但穿着极为精致讲究，很善于修饰自己。她见陈志安回了家，忙直起身离开了电视机坐到沙发上，也不招呼一声，假装拿起桌上的报纸在看，眼睛的余光却在注视陈志安的表情和电视上讲话的肖瑜。

陈志安站在沙发旁，认真地看着新闻，直到新闻播完，才若有所思地放下公文包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。

“别了二十年，她却成了你的上司，你们成了朝夕相处的政客、邻居，愤恨不已？还是悔不当初？”王若以讽刺幽怨的眼神看着陈志安。

陈志安的目光并不瞟王若，只看着手中的报纸，说：“拜托，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，都几十岁的人了。她能当市长是她的本事，证明她有这个能力，我真心为她鼓掌喝彩。”

王若的鼻子轻哼了一声，嘴角随即翘出一丝习惯性的冷笑，说：“是吗？这可不像你陈志安的个性。六年艰苦的援藏岁月，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，储藏充足的政治资本，步步高升？市长这个位置，你不是处心积虑地想得到它？快五十岁的人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，可你终究还是没有得到。你极不甘心，牢骚满腹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因为你在心里觉得欠她的，因为这二十年来你从没忘记过她，一直在思念她。”

陈志安最讨厌的就是王若的这种冷笑，这种冷笑使他感到压抑烦躁。他把手中的报纸往沙发上一摔，斜眼瞟着王若说：“我看你更年期综合症是越来越严重了！你别总拿出高干子女的臭派头，企图压服我！你醒醒吧，你那当省委副书记的老爸早退了，就是在位，我陈志安也从没沾过他老人家一丝一毫的光。我能从一个最基层的镇长到市委副书记，是凭我的人格魅力和生命换回来的。我是想当市长，谁不想更上一层楼。”

王若正想回击陈志安，陈志安的手机响了，他进到书房里，接了电话，一回头，却看到悄无声息的王若正阴着脸站在门口盯着他。

“吴总，吴施月，当年那个小老师，那个长相酷似肖瑜，却比她更年轻漂亮的女企业家，是她约你吗？”

“你又偷听我的电话，你不觉得无聊吗？拜托你想想海阔天空这个道理

吧！”陈志安头也不回夺门而去，与正进家门的儿子陈晓栋碰了个正着，父子俩像陌生人似的擦肩而过。

陈志安刚下楼，便碰到肖瑜和她的秘书正在搬行李。肖瑜双手稍歪，书便散落一地。陈志安蹲下身来，捡起地上散落的几封信和一本旧得泛黄、却完好无损的影集。信上的笔迹他太熟悉了，这些信正是当年他写给肖瑜的爱宣言，那本泛黄的影集里，第一张大照片，便是他、肖瑜、王若三人的合影。他顺手翻了几页，里面全是他们读大学时的双人合影和集体合影。没想到时隔二十年，肖瑜把他的照片仍保留着，连王若的照片都保留着。陈志安把影集轻轻合上，把书一本一本叠在手上，起身，目光落在肖瑜的脸上，看到的是肖瑜坦荡的微笑和明亮的眼神。

肖瑜接过陈志安手中的影集、信件和书籍，微微一笑：“志安，忙你的去，行李已搬得差不多了。”

陈志安本想跟进二楼帮忙，在半掩的门中，却看到肖瑜的丈夫文培在接过她手中的书籍放在桌上后，拿了一条毛巾，满眼爱怜地在她额头轻轻擦了一把，肖瑜接过毛巾也在丈夫的额头轻轻擦了一把汗水，两人相视一笑坐在沙发上，一起翻阅着那本泛黄的影集。陈志安无意识地咬疼了嘴唇，下楼去了。

王若站在三楼的过道处，几乎是屏住呼吸、目不转睛地盯着肖瑜和丈夫对视的目光。刚才她也看到了那本泛黄的影集，那张他们三人的合影，她和陈志安各有一张，但她早已把陈志安和肖瑜之间所有的书信、照片，在一个黑夜里一齐扔进了火炉中，这些纯真的记忆和友谊，一瞬之间都化为乌有。但埋藏在她心底的妒火、幽怨却越缠越深，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，却又无法打开这把情锁。王若盯着丈夫匆匆下楼的背影，痛苦地微闭了一下眼睛，丈夫明明瞟到了她，可就是不愿正面看她一眼。

晚九点，陈志安仍在办公室，他心不在焉地看着材料，脑海里却不断地闪烁着那本泛黄的影集和那几封陈旧的书信。看得出来，这本影集和信件在肖瑜的心目中仍很珍贵，可她眼神却光明坦荡。

陈志安把办公室的灯关了，站在窗前仰望着漆黑的夜，深叹了一口气。本来，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早已模糊，偶尔会闪现出淡淡的伤感和愁思，这种愁思也很模糊，不知是在思念彩香还是在思念肖瑜，总之，这两个女人时常交替，闪现在他心底深处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种愁思只是一闪而过。现在他心中最关心、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仕途能否更上一层楼。

肖瑜的到任，对自视极高、把仕途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陈志安，精神上是严重的打击。他的心情一落千丈，失败感深度围绕着他。他黑着灯在书房

中坐了几个晚上，内心无法平衡。他当年和高干子女王若结婚后，原以为岳父在仕途上会对他有所帮助，但他岳父是一个廉政典型，不但不帮他疏通关系，还要求他从最基层做起，一切靠自己。他一切都是靠自己，他感到自己这二十多年来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尤其是挺过六年艰苦的援藏岁月。原以为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，在关键时刻却一文不值。

一夜之间，陈志安似乎苍老了许多，快五十的人了，人生中这关键的一步无法登上，仕途升迁也许就到了终点。他感到自己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。他想到自己娶了一个从没爱过的女人，他深爱的女人却早逝，儿子不是他的种，家庭如斯，情感如斯，仕途如斯，他的心情愤愤不平，充满了无限悲凉。他感到自己在人生中，无论亲情、爱情、仕途都败给了这个昔日被他抛弃的女人。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无聊透顶。

一阵丁零的手机声惊醒了他，是吴施月的电话。吴施月的轻柔细语，使陈志安心中的怨气化解了不少。他脑海里慢慢飘满了那个千娇百媚的小女人。当年，陈志安得知那个会拉小提琴的女老师吴施月，竟是结拜兄长关四牧曾收养的女儿时，心中连连称奇。关四牧只不过是贫穷的挖煤矿工，竟能先得到彩香这般天仙似的女人为妻，又得吴施月这天仙似的女儿，老天爷真是眷顾这个不幸又万幸的人。从那以后，陈志安经常去关四牧住的竹院，每次去，都会备些礼物送给吴施月和她的弟弟关松，和他们谈古论今。他感到吴施月唱歌的声音、出众的美貌，都像极了心底深爱的女人彩香。很自然的，他迷上了吴施月。有时他也很模糊，不知他爱上的是吴施月，还是把吴施月当成了彩香的影子。

车到南郊馨园，陈志安下了车。在11号公寓里，客厅里装饰得温馨而浪漫，吴施月身穿一条紧身吊带的短裙，波浪秀发随意地披在肩上，在柔柔的灯光下，显得妩媚迷人。她给陈志安倒了一杯水，依偎在他身边，看着眼前如一副悲凉画卷的男人，觉得和这个男人是几辈子前就相爱了的，这种悲凉的神情和自己埋藏在心底的悲凉是多么的相似。当年，痴情不悔地爱上他，除了他英俊潇洒、才华横溢外，更是因为他眼中有这悲凉般的柔情，这种柔情使她感到亲切、温暖。

“志哥，你有心事？”吴施月轻柔地问。

陈志安闷声不响，吐了几口烟雾，瞟着身边娇俏的女人，一伸手把她抱了起来，进到卧室，丢在床上。他要尽情地发泄，发泄他心中的不平和愤恨。吴施月伸手帮他宽衣解带后，便像水蛇似的缠在了他的身上。两人在床上翻滚着、喘息着，吴施月顺手触摸了一下台灯，陈志安却伸出脚趾把台灯给关了。

“志哥，为什么你不开灯？我想看清楚你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没看清楚过你。”

“为什么要看清？雾里看花水中赏月，才美妙无比。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云！”

“志哥，我是月，不是云，我是你的小月亮啊！”

两人冲完鸳鸯浴，穿上衣服，坐回了客厅。吴施月依在陈志安的胸前，脸上透着一股幸福小女人的神情，说：“志哥，答应我，今晚留下来好吗？你好久没听我拉小提琴了，那把小提琴我一直保留着；买了十几把新的，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把旧的，它给我的回忆太多了！”

“是啊！人是旧的好，衣是新的好啊！”陈志安点了一根烟。

吴施月猜出陈志安的心事，坐在他身边，肩托小提琴，拉了一段他最喜欢听的轻音乐，任他闭目沉思了一阵，才轻声说：“志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也没必要想得太多。人生中有失必有得，其实当官还不如经商，自由又实在。这个世道只要有了钱，什么事都好办。”

吴施月婉转地安抚了陈志安几句，见他消沉的神情似乎放松许多，便和他聊起了时事、财经，见他脸上有了习惯性的微笑，才说到她想说的话题：“志哥，柳副市长在源阳可是个实权派人物，城建煤矿一手抓。见了几次面，只觉他脾气太怪，不是很好接触。听说你和他是生死之交？”

陈志安微微点头，说：“我和湘明年轻时就在一起共事，援藏期间又同分在一个地区。湘明为人豪爽、义道，惟一的缺点就是脾气臭。”

“那你找他办的事，他不会推辞吧？”吴施月追问。

陈志安点了一根烟，瞟着吴施月妩媚的脸，说：“煤矿是七十二行中的暴利行业，也是七十二行中最危险的行业。有关部门查得严、上面领导盯得紧，是正常情况。你们做好份内的事，别再出什么差错就是。”

“不知柳市长喜好什么？”

“好收藏，独爱紫砂壶。”

三

在大华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厅里，吴施月身穿一条时尚的白色裙子，乌黑的波浪长发随意披在肩上，脸上淡施脂粉，显得娇俏又妩媚。她左边站着煤炭局的局长刘柯南，右边是丰盛集团的财务总监、年轻有为的陈晓栋，他们正准备上顶层去喝茶，迎面碰上了全身发福、头发油亮的冷冬及。冷冬及是